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三八	二二	三〇	漢書
二	四〇	〇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六二	二二	三〇	漢書
四	四〇	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36)
函號	282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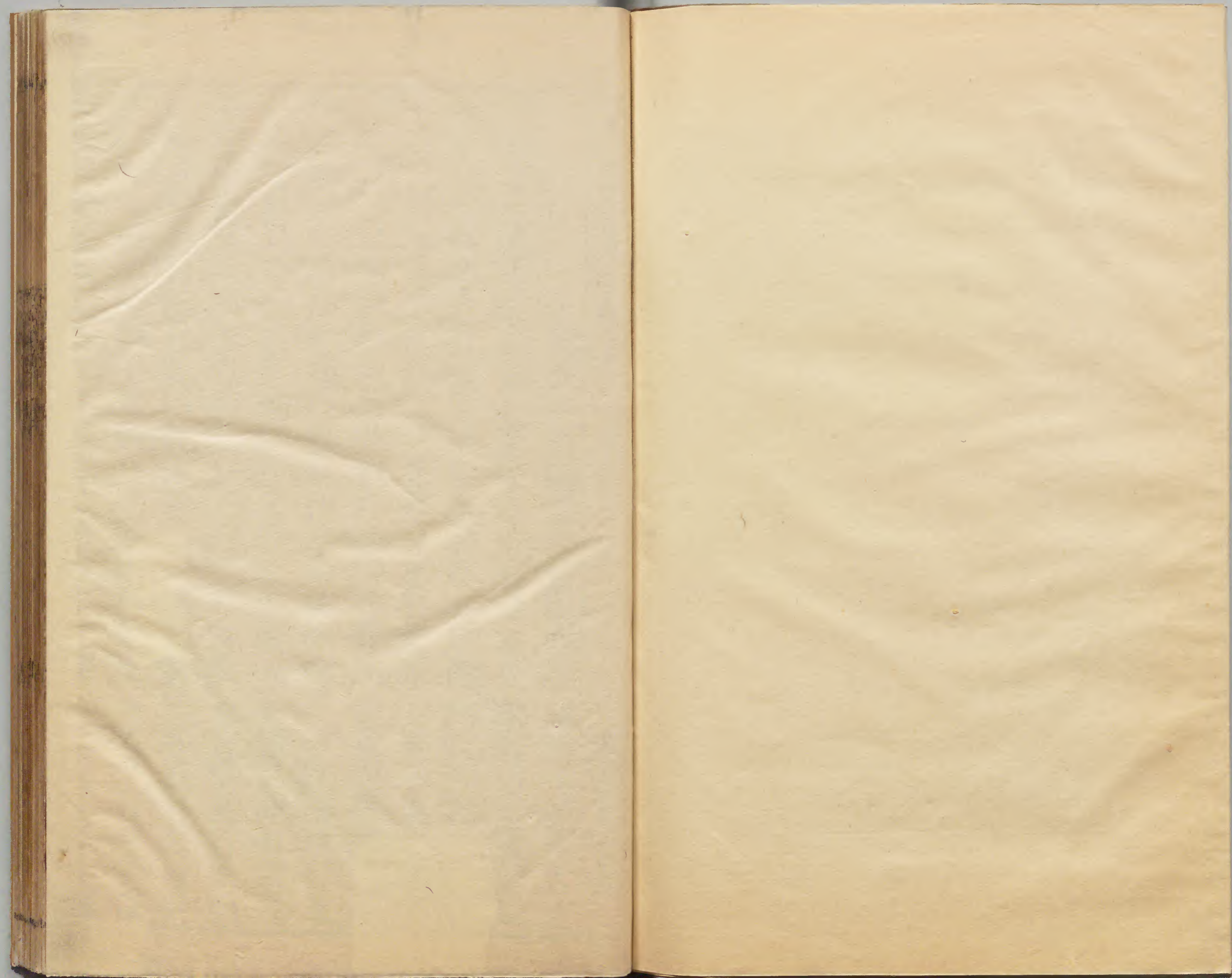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顯師古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曰元成世封

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於不為侯

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後廢

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

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音皮義反事母及

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

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

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巨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巨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

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竝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

漢書九十九

此字校用

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

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護敕爵位益尊節操

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

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

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師古曰激音上歷反而音女反莽兒

承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較也

一曰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周偏也諸生縱觀長老嘆

息光年小於莽子字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

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此幸日必寐反數音所為私買侍婢

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此幸日必寐用反莽聞此兒種宜

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為買之即日曰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

姊子淳于長曰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右在側也莽陰求其罪

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曰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

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

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限四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也欲令名譽過前

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曰為掾史賞賜邑錢師古曰此幸日必寐用反悉曰享士愈為儉

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

者曰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

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

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曰著朕之不能奉順先

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

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

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曰子貴

下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治在丹傳後日未央

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坐旁音材卧反莽案

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竝徹去更設坐傅

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也酒所也重音宜用石莽復乞骸骨哀

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

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

閔焉其曰黃郵聚戶三百五十並封莽服虔曰黃郵在位特進給事中

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見百官初也反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今莽乘之以

從所以師古曰從者孫子之也今書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

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上請免

為庶人上曰曰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

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孫子之也今書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

上書寬訟莽者曰百赦師古曰言其合管明不當就國也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

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曰莽貴

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各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

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曰

為好師古曰好也音呼到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師古曰瘕創痕也瘕音下恩反美玉

可曰滅瘕欲獻其瑒耳即解其瑒服虔曰瑒音衛蘇林曰劔鼻也師古曰瑒字本作從從玉聲聲後轉寫者訛也瑒自離瑒字耳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言耶師古曰言其所有價值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自表曰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

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

天宮收取輿經師古曰經也使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

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

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太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

馬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

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太后

所信愛也莽白曰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

皇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

氏矯借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

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

不說者師古曰說讀曰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今入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師古曰太后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

將軍公孫祿三公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師古曰免爵徙遠方紅

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曰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大

后今已不得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

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曰官婢楊寄私子

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曰示來世成

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

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

今日私恩逾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

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曰脅持上下

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

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

蔡師古曰蔡或作條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曰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

方師古曰外小勇厲之言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師古曰外小勇厲之言色而假為方直之言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曰惑太后下明示信於眾庶始風

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

詔曰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

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

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曰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

也將曰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

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

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

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曰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

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

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

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

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

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曰選故而辭曰疾師古曰選善也

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師古曰選急也音居力反病遂固辭太后復使長

信太僕闕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曰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

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

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曰光為太師與四輔之

政師古曰與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

功德茂著益封萬戶曰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

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曰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

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曰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

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郎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

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

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

讓朝所宜章曰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
 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能
 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曰召陵新
 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封功如
 蕭相國曰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曰故蕭相國甲第
 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
 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
 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曰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
 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
 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曰聽
 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人各一倍也奉音共用反百姓

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曰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
 後及高祖曰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
 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
 無所不施語在平紀先說衆庶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猷政
 乃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諷奏言曰者吏曰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
 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
 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
 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曰安躬體而育養皇帝
 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曰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
 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言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自今曰
 來非封爵乃曰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
 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曰知其稱

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
與人主侔矣莽欲曰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傳

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巨視天下師古曰
練明無文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

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
膳誠非所宜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尸下白爭

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之生實茨朱草
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

闕略思慮師古曰闕竟也略簡也適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
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

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也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
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曰孔子見

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
緩故國奢則視之巨儉師古曰視讀曰不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

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
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服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

勗之哉師古曰勗勉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食也解在霍光傳左右曰白太后遣
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巨時食肉

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
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

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巨誑耀媚事太后
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巨女配帝為皇后巨固其

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乃者國
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

女之義呂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

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

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竝采太后呂為至

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呂上守闕

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請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

德魏魏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

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呂下分部曉止公卿

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

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呂貳正統師古曰皇后之位宜在莽女也莽

自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

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

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

也信鄉侯修上言師古曰天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修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占者新信同音故修音從冬安漢公國未稱

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安漢公國未稱

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

臣呂重宗廟孝之至也修言應禮可許請呂新野田二萬五千六

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已配至尊復聽眾

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

德臣莽國邑足已其朝貢師古曰其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

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

讓受四千萬而呂其三千二百萬千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

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幾不多也讀曰紐後代音居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

三千萬莽復呂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

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章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

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修師古曰東修謂初遷宮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

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執足亡所

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

立師古曰拂違也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

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

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言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公之謂

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

立其師古曰周公誅管蔡季子師古曰解公之謂矣是曰孝成皇帝命公

大司馬委巨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師古曰欲

帝太后也公手劾之巨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

音才巨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

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如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

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

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

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

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遂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殞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也殄盡也殞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領與萃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

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巨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

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諳中山馮太后昭以視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

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

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立其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謂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

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上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

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盱上目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干反乘其未望厭其未發師古曰

曰厭音一涉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資育不及持刺師古曰而資育皆古勇

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

谷先生蘇秦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師古曰

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

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速疾乃能成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

內故泗水相豐釐令郎師古曰甄豐甄釐也釐讀曰郎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

社稷奉節東迎皆巨功德受封益士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

書各縣讓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比日月周公為比師古曰

音必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

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

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孔子曰能巨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曰

孔子之言也解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

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

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

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

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已繼帝堯之車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已至于今疊疊翼翼

日新其德師古曰疊疊勉也翼翼故也疊音武匪反增修雅素已命下國後儉隆約已矯世俗

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後音十旬反其字從彳

教子尊學已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殺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

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懼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糴得

已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物印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印音牛何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為眾倡

闕音空穴反

始師古曰倡音尺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

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師古曰振音振振貧窮收贍

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闢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諸反公之謂矣開門延

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呂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綜管衆治師古曰婁古屢字親見牧守

臣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師古曰夙音夙巨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燕人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

讀曰解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二爻辭也乾乾自強之意惕懼也厲病也公之謂矣比三

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頻也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四海輻

奏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叙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

一曰山足曰麓言有聖德雖遇風雷不迷惑也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師古曰鮮音先踐反

而公包其終始一巨貫之可謂備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巨貫之謂忠恕是巨三

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効得賢之致哉故

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巨伯禹賜玄圭周公受郊

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在口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華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巨達天之使不

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中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爲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

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配對也誠非所

巨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

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

遜師古曰遜與公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克郎選錄旄頭

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為旄頭郎晉灼曰楚漢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

帝時人孟說誤矣錄讀與由同

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

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巨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疆祿

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二人延及兄孫夫

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

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晉灼曰醜眾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眾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醜者非也遞據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霍光即

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

朝也券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

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

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備青戎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

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

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

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

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者也檢局

也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

里之宇師古曰解竝在前也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曰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附庸氏徐氏蕭氏

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也封父之篚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璜弱大弓名也半野曰

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

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皆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曰禘禮祀周公於

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上祀帝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曰王曰

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

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叩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之

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

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奮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

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曰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

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

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

取其臣竭忠曰辭功君知

臣曰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

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曰為

國也臣愚曰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

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

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

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敕

盡伯禽之賜無遜周公之報師古曰較備也遜與允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此為法之始

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

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及幾音巨依反今帝曰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

後宜明一統之義曰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

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

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

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曰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

怪曰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繫獄須產焉其名繫

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惡與管蔡

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公

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柰下愚子何曰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曰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公其專意翼

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

士

士

士

士

士

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

仁使者追守皆自殺死者已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奏言

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

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篇已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已教授

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已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

也四年春郊祀高祖已配天宗祀孝文皇帝已配上帝四月丁未

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

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惠之義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

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

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

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

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

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二十八

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

鞞師古曰此鞞印之紐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

七百萬合為一萬萬已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

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

臨印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已直功師古曰謙直當也

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

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祇事邪師古曰祇古視字將當遂行其

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

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皆止於公公欲自損已成國化宜

可聽許治平之化當已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已尊

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其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作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

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眠事師古曰亟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

奏可莽乃起眠事上書言臣曰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曰

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

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

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

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

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日反穀梁傳曰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眾事者謂大臣也臣愚曰為宰衡官曰正百僚平

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

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

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師古曰可亦謂祖也朕親臨授

焉莽乃復曰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其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

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

透雖文王卻虞芮何曰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入也不可以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

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

衡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

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

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

十一人曰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

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教反通知其意者皆詣

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

非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

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安漢公

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曰八月載生

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

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

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已加宰衡位宜在諸

侯王上賜曰東帛加辟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驪馬二大國王之乘車也驪馬二

驪師古曰驪馬馬並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

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

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

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曰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

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臣外屬

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已治

民作樂已宜風四海奔走百蠻竝師古曰榛即臻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

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

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莩也莩者其節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莩又得典職每歸功列

德者輒已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

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

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

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已五年

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

能得什一受羣賢之壽畫而上已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

無益之辜所已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

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

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

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已傳示天

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師古曰罰音居竟反

如無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

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

已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

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自用反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

告曰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

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

聽公制作畢成羣公已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一人皆曰聖

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

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九命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

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聖

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亦與臻同帝者之德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

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師古曰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

曰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官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合文嘉云九錫

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鐵鉞弓矢鉅壺也臣請命錫奏可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前公宿

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曰彌亂

發姦師古曰彌讀日弭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老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

萌亂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其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

朝臣論議靡不據經曰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

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

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

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

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

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

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眾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詩之靈臺書之

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邑于豐始立此臺北庚自勸就其功作

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維始靈臺經之營之疾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成王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城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並有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

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曰光大者是曰四海雍雍萬國慕義

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

本道遺術重古勤而有成事得厥中云王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

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

宰衡位在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曰助祭其文武之職師古曰其讀曰供乃

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於是莽稽首再

拜受綠韞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韞謂蔽膝也或謂韞韞音韞謂韞韞音韞瑒瑒孟康曰瑒瑒音瑒瑒瑒瑒師古曰瑒瑒音瑒瑒

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為頭飾也出履一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馬

也形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形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戚戚皆斧屬甲冑一具

師古曰冑冑音冑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音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

方生而長育萬物也故無取云

故無取云

故無取云

故無取云

故無取云

故無取云

故無取云

卜史官皆置齋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

傳籍師古曰傳籍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室皆用傳孟康曰傳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及曰楚王

邱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

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

有騎士所曰重國也奏可其秋莽曰是石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

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木以天一為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

壯大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也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

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賈也音音價官無獄訟

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

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方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

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

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

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

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

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

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曰時處業置屬

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

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

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

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呂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

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

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巨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張晏曰唐

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方二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

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

為九謹曰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曰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

犯者徙之西海徙者曰千萬茲師古曰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

年表梁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疾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言周

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

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

命於泰時戴辨秉圭願曰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

言師古曰詐係周公為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

與定天下吏六百石曰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

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列侯廣戚

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廼選玄孫中

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一歲託曰為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蹕奏

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蹕音許上圓下方有丹書

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

羣公曰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

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

攝曰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刀反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

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曰統理之君年幼稚必

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

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也朕曰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

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也後音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

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入差度宜者曰嗣孝平皇帝之後

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繼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

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此類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

異世同符今前輝光顯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恩厥意云

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

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師古曰采地官也以官呂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

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

天意詔今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其

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

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

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其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喪之篇也邵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悅周公作君喪以告之喪召公各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

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

失其命也其音恭音匪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

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禮明讀曰召次下故同禮明

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

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

時武王崩纍纍未除師古曰纍音干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

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

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視之辭也成王加元

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

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

祚服天子鞞冕師古曰此鞞亦謂裳鞞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

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

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視之辭也其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

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曰皇帝之詔稱制曰奉順皇天之心輔翼

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

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
 禮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
 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
 禮而去師古曰更首下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
 月巳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呂王舜為太傅左輔
 甄豐為大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
 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
 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
 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
 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
 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奔師古曰幾亦音巨依反賴蒙
 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

朝統政發號施令動已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竝錄支親建立
 王族南面之孤計已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音扶日反得比肩首復
 為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已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
 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蓋土地天
 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頤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喁喁孔子曰
洋洋盈耳哉故喁引之也洋洋音羊又音頤國家所已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
 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
 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
 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無時休息之意也音與致同無時休息夙夜不怠師古曰夙夜不怠凡已為天
 下厚劉氏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而安眾
 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師古曰畔逆也興兵動眾欲危宗廟惡
 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

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

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同時斷

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師古曰諄誠也

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雖生菜茹

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

棧之上則覆之所以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各作出門見之著戶為

戒師古曰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

則拂其頸師古曰拂衝其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

牆師古曰夷其屋焚其器師古曰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

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曰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

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

始師古曰父子兄弟負籠荷鍤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褚崇官室令

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曰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

夫議曰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公卿曰皆宜

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

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

呂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

為淑德侯長安謂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力戰鬪不如巧

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汗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

皆汗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曰莽權輕也宜尊重曰填海

內師古曰填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

廢厨長丞中庶子虎賁曰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

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
 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輕車將軍部步兵將軍建皆為
 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
 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次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
 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部建各三千戶
 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
 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
 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
 五十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輪御
 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
 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下楊上之移檄郡國言莽殺平帝攝天子
 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其讀作其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

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

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曰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霍

鴻等起兵邑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對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眾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邑

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

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上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

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龜與龜合也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

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

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眾將未及

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音曰悅三年

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
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
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
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
攝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是曰四海之內
各曰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曰孔
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歡心曰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曰為郡
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
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弟統大綱廣封功德曰勸善興
滅繼絕曰永世是曰大化流通且暮且成遭荒寇害西海郡反虜

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

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

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殷爵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孔子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臣請諸將帥

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

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曰羌為號槐

里曰武為號翟義曰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

載近者當世或曰文封或曰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

肯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宜進二子爵皆為

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

子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

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

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
 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曰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
 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
 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今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
 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已統立天功興宗帝道成就法度
 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
 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已與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
 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已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已殷有翼翼之
 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國闢空虛今
 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類也周初闕于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委任安漢公
 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止也衡平也言如稱之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白之符是已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

公居攝踐祚將已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
 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
 獨見發得周禮已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
 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郊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叙孔子德云他人賢者丘陵也猶可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也此其所已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
 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已
 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
 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
 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使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

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其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

王為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經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細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

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呂

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

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

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已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

後悖虐復曰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舎光罪為公義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遇

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莽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

正月郊祀八音當秦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

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

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車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

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恭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

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

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

也業業也業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

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

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入誠實也

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主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

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

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

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眠說師古曰眠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

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

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書之所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

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

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巳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

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共音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呂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呂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

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

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臣視即真之漸矣

師古曰視讀曰示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其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

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

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

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

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

師古曰竄謂則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

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呂聞戊辰莽至高廟拜

受金匱神壇師古曰壇古禱字言有神命使漢神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

書曰予呂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

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

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呂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首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

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呂戊辰直定師古曰於

建除之次其曰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

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呂十二月朔癸酉為建

國元年正月之朔呂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

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曰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鞞師古曰鞞謂鞞之紐音弗上大

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所為

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本生四男字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音呼

反廣迺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音壁封字子六人千

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

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是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為宋公也封爾為定安公

永為新室賓於戲師古曰於戲音曰嗚呼敬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

曰其曰平原安德潔陰扇重丘凡戶萬師古曰五縣也潔音它合反扇音與隔同地方百里為

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
呂事其祖宗永已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呂孝平皇后為定安
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師古曰歔音虛歔音許氣反曰昔周公攝位
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
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
拜呂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
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
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
後承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陽音丞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
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
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彌為更始將軍廣新公
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

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

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

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呂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皆拜為郎是日封

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

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呂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

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呂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

司肅東獄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管灼曰眾物生於東方故

戒太也故考景景青燁登平考景呂曷服虔曰燁音暉如海曰青氣之光輝也管灼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

也故考景景也故考景景熒惑司愆南獄太傅典致時奧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智也厥罰常燠燠暑也管灼曰南方盛陽之位

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也師古曰與音於六反赤燁頌平考聲呂律管灼曰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為地統地之中數六

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焉師古曰頌讀曰容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

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焉師古曰頌讀曰容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

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爰讀曰又白煒象平考量巨銓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

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

將玄煒和平考星巨漏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

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張晏曰月為刑司

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巨豐年穀師古曰欽

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園合規張晏曰日為陽位晉灼

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曰肱圓也五教在寬則

乃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巨

平治水土掌名山川眾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巨其職如典誥

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師古曰允信也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師古曰若順也位皆孤

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

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音曰龔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

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

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

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銳反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

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

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

服度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

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

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

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巨

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

師古曰此徹謂衣裳之徹

三

爾司于五事母隱尤母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即虛好惡不愆立于

厥中師古曰德違也於戲勗哉師古曰於戲讀曰烏呼勗勉也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

諫之鼓師古曰非音曰誹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

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

任也音王男曰睦女曰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授印鞞師古曰鞞亦印之紐次下並同令

諸侯立大夫夫人世子亦受印鞞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

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

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

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

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

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

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陶

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陶姓故封為黃帝後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

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干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

子豐為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為國師言新公今此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也祁烈伯曰別一劉歆非國

也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為褒

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

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八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服虔曰

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也夏後遼西姒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服虔曰

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呂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襄魯子姬就

宣尼公後襄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子前在攝時建郊宮定

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音吐堯反神祇報況師古曰况泥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鳥

師古曰復音扶日反或黃氣熏烝昭耀章明呂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反自

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

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

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

帝曰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

人皆配食郊祀黃帝曰配天黃后曰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后也曰新都侯東第

為大禱歲時曰祀師古曰禱祀也立此大祠常以歲時祀其先也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禱祠先祖

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師古曰虞書咎繇謩之辭也惇厚也其今天下上此五姓名籍

于秩宗皆曰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立其方目反與讀音順其元城王氏勿

令相嫁娶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餘它王氏則不禁焉曰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為統

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胡公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

守皆曰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

封唐恩戴崇金涉箕閔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鄒等師古曰鄒

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故曰橋時也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

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齊愍王伯王於齊南東平陵

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

作者曰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曰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

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嬪于唐師古曰嬪古禪字漢氏初祖唐帝

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

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亦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

曰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曰秋

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

各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

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院

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反所曰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曰

故作金刀之利幾師古曰幾讀曰董然自孔子作春秋已為後王法

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

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

呂天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革改也廢劉而興王

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

之長三尺廣一寸四方或用五或用金或用桃著華帶佩之今有五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

金刀莽所鑄之錢也管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其底如冠纓

頭髮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史靈受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效夔

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口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受既正既直既觚既方

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博謀卿士僉曰天

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呂為佩除刀錢勿呂為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

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

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快

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

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

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

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

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

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呂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

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

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古曰給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導

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呂自供奉罷民力呂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

廢井田是呂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呂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

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也制於民臣頡斷其命

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繆

詩音布內反

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

師古曰孝經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引之性生也

書曰子則奴戮女

曰夏書甘誓之辭也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說書者以為祭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也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子女讀曰汝

唯不用命者然後被

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

師古曰更音工罷反

罷音疲癘音隆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

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已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

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師古曰俱陷于辜刑用不錯

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為井田時則有嘉禾之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其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

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

裔師古曰魍魎山神也魍老物精也魍音螻魎音媚如皂

石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

安漢五銖錢已莽錢大小兩行難又數變改不信皆私呂五銖

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

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

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

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

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

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

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

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呂福應師古曰五

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

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

於黃支孟康曰黃支縣也莽改也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

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

郡宕渠縣也 申福於十二應天所曰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

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曰丹

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曰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

曰三能文馬服虔曰三言星也管灼曰許慎說文馬編身金精周成王時火戎獻之師古曰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

三曰鐵契四曰石龜五曰虞符六曰文圭七曰玄印八曰茂陵石

書九曰玄龍石十曰神井十一曰大神石十二曰銅符帛圖申命

之瑞寢曰顯著師古曰寢漸也至于十二曰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

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曰承塞天命克

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常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曰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

直用 故是日天復決其曰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端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為真也管灼曰勉字當為勉是日自

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圖 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師古曰績者會策事也師古曰孟說是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績為其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

色曰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眾而與莽也其義兩通通委也音之

反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

高帝承天命曰國傳新皇帝明且宗伯忠孝侯劉宏曰聞乃召公

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

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

氏之德也卯劉姓所曰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

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

然閉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懼懼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懼音居具反齋齋在左右之不

得從意師古曰齋齋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

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

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曰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頻也詩曰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眾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

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曰下及

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

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

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

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鷲鳥雉屬即駮驪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鷲音龍每一將各置左右前

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

大數二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

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

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浪音洛浪音郎夫音扶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師古曰踰字與踰同貶句町王為

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

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

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曰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

雷師古曰雷古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曰下中城

主十一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

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

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生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

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備也繇讀與由同命

說付侯崔發曰重門擊柝已待暴客師古曰暴客謂暴之入來為寇害者也柝

音能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命明

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臨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

今商州界七盤十二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

王嘉曰羊頭之院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

繞是也雷音力救反

口捶扼尉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命堂威侯王奇曰看龍之

險東當鄭衛師古曰看山也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

威于左師古曰批謂糾閉之也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

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若

呼道中師古曰呼者女子名也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

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雷雨師古曰雷雨音于具反二年二

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

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

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

官收賤賣貴賒貸子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犧和置

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視察之傳音張戀反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匈

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

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祖欽也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

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紹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

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

劉氏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福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

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

漢氏高皇帝比箸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類也言高帝頒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寄食之實於王氏廟中

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

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

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眾謀反

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師古曰並解於上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愚曰為漢高皇帝

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塔也皆不宜復入其

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大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

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巨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

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首尺

字反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曰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

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言

也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

姓曰王唯國師曰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

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

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五行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

者事在夏巴西威延及邊垂為元元害皇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

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曰恭惟

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師古曰稽音剛又曰先安反累世忠孝保塞守微不

忍呂一知之罪滅稽侯師古曰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曰為十五立

稽侯師古曰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師古曰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

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師古曰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

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攀

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音所林反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

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曰下百八十

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

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曰軍興法從

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音促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曰錢

幣訖不行師古曰訖竟也復下書曰民已食為命已貨為資是已八政已食

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就載煩費師古曰就送也一曰貨也音子就反輕重

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

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

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已副符傳師古曰傳法行者持符傳即不借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不持者尉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尉行道飲食處傳置驛

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

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

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

在位師古曰倡音赤上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

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

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鄴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

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

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

符命莽遂據已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師古曰拂讀曰與賣與賣

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

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音式丹反

呂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

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

室主為尋之妻莽已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已懼下因是發

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威侯蔡蔡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闕將軍堂

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已下

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人視之曰此一太子也

或曰一太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廼流蔡于幽州放

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殛舜之訓共工也殛誅也音居力反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

為人侈口臆頤師古曰侈大也臆短也頤頤也臆音其月反頤音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

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巨鼈裝衣師古曰毛之強曲者曰鼈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臆音力之反字或作癢音義同

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口盪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

巨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

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

師古曰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定歲巨初睦侯姚恂為寧始將

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

令儀法曰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

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

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

巨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巨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

大眾集師古曰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

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遂並

等填名都師古曰遂古錄填音竹刀反此下亦同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

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貨

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

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

誠欲巨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勢恐獨良民

師古曰獨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

妄封人頸得錢者去

如淳曰權臣妄以法枉良人為備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

毒蠱並

作農民離散

師古曰菑
音呼各反

司監若此可謂稱不

師古曰稱
音尺孕反

自今已來致犯

此者輒捕繫巨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

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

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

劇死

師古曰心動曰悸寢
漸也悸音葵季反

莽曰昔齊太公呂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予

之所監也

師古曰監
謂視見也

其巨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

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巨大夫巨故

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

兆尹王嘉為保拂

師古曰拂
讀日拂

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

李充為犇走

師古曰犇
古奔字

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

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

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潁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

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

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

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

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小大各相稱

師古曰車
馬及物皆

稱其人
之形 三日止瀕河郡蝗生

師古曰瀕緣河南北
諸郡瀕音頻又音賓

河決魏郡泛清河巨東數

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

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

巨視諸蠻夷

師古曰視
音日示

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

中大贅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按索城中名曰橫按

日索音山各反
橫音胡孟反

是月橫按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巨不

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恩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巨美風俗

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曰並詩國解於上

十五抃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官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鄆曹幽是為十五國抃音普胡反周南召南鄭鄆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鄆曹幽是為十五國抃音普胡反

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

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

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

亦如之其曰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

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貢千有八百附城之

數亦如之曰侯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

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

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曰下降殺曰兩師古

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

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

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曰為任十有

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

大夫孔秉等與州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

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曰顯

仁賢也九族和睦所曰褒親親也子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師古曰解音

將章黜陟曰明好惡安元元焉曰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

都內月錢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諸侯皆困之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

民之心可曰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

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雖堯舜復起而無

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

廼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呂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

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

王之名也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

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

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

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

今猥被呂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厚也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

音胡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

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廼者

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

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胃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今年刑在東方張晏

歲在干申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城虜知殄滅在于漏

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

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

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

呂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

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呂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呂言明試呂功

師古曰解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院既度

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

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管灼曰壽星角元也東宮倉龍房觀晉掌

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上也管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卵出西人過五鹿得土歲在

始也視晉歲太歲所在宿其呂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

師古曰調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

音徒鈞反

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母相須師古曰須待也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

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曰新為心後又改

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

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

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曰特進就朝位

同風侯遂並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

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

不欽奉曰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間師古曰纏踐歷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

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曰名聞請其罪是

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

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

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

曰夷狄曰中國有禮誼故誦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

使之上非所曰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曰

莽積失恩信焉者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

見是歲曰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

月赦天下莽曰予曰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精乾肉

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精乾飯也張坐臥謂帷帳的席也精音備力過母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惟帳以行在路所經

過不須供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曰勸東作師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對反予之南

巡必躬載耨每縣則斨曰勸南僞師古曰斨鉏也斨去草也斨音奴豆反斨音火高反僞讀曰訛訛化也予之

西巡必躬載銓每縣則獲曰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

粟曰勸蓋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治粟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

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曰軍法從事劉德曰趨謹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

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羣臣悲哀

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精乾肉之
 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闕大服臣安聖體師古曰闕也音口决反臣等盡力養牧兆
 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謂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
 牧兆民欲臣稱予繇此敬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毋食言焉更曰天
 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
 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廼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
 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策大司馬遂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鞞就侯氏
 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曰利苗男訢為
 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
 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曰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擇名官
 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列掖門僕射苛問

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晏其言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別應劭曰莽自以士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蘇林曰士者曹掾屬公府諸曹次第之

名也師古曰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

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曰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師古曰

曰傳首張戀反士曰馬筆擊亭長師古曰筆筆也音止繁反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

曰亭長家上書自治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曰謝國將哀章頗不

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置此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

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中木師古曰中古草字海瀕尤甚

師古曰邊海之地也瀕音頻又音賓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

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雨雹殺牛羊莽曰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

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

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率正伯氏連

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

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

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尉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東成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役祿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

師古曰隊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

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

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曰亭為名者三百六十曰應符命文也緣

邊又置竟尉曰男為之師古曰竟音曰境諸侯國間田為黜陟增減云

以擬有功封賜有罪黜陟也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

六州眾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皆在甸服之內其外曰

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

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

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任賓服是為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為名在揆文教奮武

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

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為名號也解在諸侯上表各曰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

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

制詔陳畱大尹太尉其曰益歲蘇林曰陳畱南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

陽曰雍丘曰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曰封丘曰東付治亭治亭故

東郡曰陳畱曰西付祈隧祈隧故棗陽陳畱已無復有郡矣大尹

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

子為六旬首冠曰戊子為元日師古曰冠音工昏曰戊寅之旬為忌日

師古曰昏謂娶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

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

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

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言軍士久屯塞苦

邊郡無已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已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豈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已橫莽壯其言已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廼禁史民敢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二邊盡反遣下蠻將軍馬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一車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已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廼收前言

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已他舉繫獄欽曰是欲已我為說於匈奴也

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子今故殺之遂自給莽選儒生能頡對者師古曰頡對專對謂應對

無方能專其事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慕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

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

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青單于背畔之辜應敵從橫單于不

能誦遂致命而還之人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

意已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

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寬結民之急務縣

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止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

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時令案

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

賂

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顯權已

得漢政故務自攝眾事師古曰攝事同其事從也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自決成孰乃以付史吏苟免罪吏民上封事書

責而諸寶物名幣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師古曰幣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

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

令煩多當奏行者輒質問乃已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憤耗不潔師古曰

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師古曰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

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

向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

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逃亡結

為盜賊在者少也邯鄲曰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

係建死司命趙閔為立國將軍師古曰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

廉丹為寧始將軍三月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關東尤甚

深者一丈竹栢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効司

空之職尤獨廢頓至廼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

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

焉師古曰辟音關關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災異之變各有云為

天地動威已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已助予者也使諸

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勇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

遭陽九之院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已下一月之

祿十綬布二匹孟康曰綬八十綬也師古曰綬音千公反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

院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已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

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

六斛稍已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

土

土率土之實莫非王臣師古曰卷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曰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

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

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于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國官職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條

品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饗音人掌反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

害呂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

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

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

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

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音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

大司徒保樂卿典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

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所隊後隊中部洎

後十郡師古曰共讀曰龔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已十率

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已太官膳羞

備損而為節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

同心師古曰幾音曰龔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

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已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邑涇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邑讀曰壘遣大司空王

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已為河圖所謂已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

同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

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

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

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已日食免武建伯嚴龙

為大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

虞帝闢四門通四聰

師古曰虞書敘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引之

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

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

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

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

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

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舊遂久仇牛同亭邪豆

之屬反畔呂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名也仇牛等越舊旁夷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

苟施一切之政熒道呂南山險高深茂多毆眾遠居師古曰毆讀與驅同費已

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自以

為慶責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師古曰發入訾財十取其四也空破梁州功終不

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

可厚非復呂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

與巧屠共剝剝之

師古曰剝剝也立呂胡反

量度五臧

師古曰臧音徒各反

呂竹筵導其脉知所

終始

師古曰筵竹挺也音庭

云可呂公治病

師古曰以知血脉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

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

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

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

在後也將音子亮反焉者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

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剽胡子師古曰剽音子小反何封為集

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遠師古曰遠音干

旬反字或從其音同耳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

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其封林為建德侯遠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

如三公師古曰朝見之禮賜弟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

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

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呂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

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士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

一物則是謂菁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精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已

班授之師古曰欽敬也班布也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

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調謂發取之音徒鈞反次下亦同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

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遜嗇師古曰遜讀與吝同託呂地理未定

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

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眾又一切調上公呂下諸

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呂

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

六尉六隊師古曰督祭也隊音遂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

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琅邪女子呂母亦

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師古曰宰縣令母散家財呂酤酒買兵弩

師古曰酤音姑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呂祭子墓引

兵入海其眾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

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坐手力作所得不足呂給貢

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呂愁民窮悉起為盜

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

久莽說輒遷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

呂五石銅為之李奇曰呂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鑄治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鑄石之為若北斗長二尺五

寸欲呂厭勝眾兵師古曰厭音一葉反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呂大

司師古曰司謂捕魚也允費與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與對曰荆楊之民率依

阻山澤呂漁采為業采謂採取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

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

田里假貸犁牛種食師古曰貸音上戴反闕其租賦師古曰闕與免也幾可呂解釋安集師古曰

曰幾讀曰冀莽怒免與官天下吏呂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

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猶夏呂來諸軍吏及緣邊

吏大夫呂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

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

婢告其主幾呂禁姦師古曰幾讀曰冀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

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城薄冰文穎曰社福祥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城薄冰亦已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三曰

德封曰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

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

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

親毋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為殺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取此

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呂制作去一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

厥號賜謚為功崇繆伯呂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岡之地

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呂絕口事發覺莽使中

常侍董暉責問妨師古曰董音帶又暉徒蓋反并呂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

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以馬左蒼龍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曰驕仁

迺曰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

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為鬼神怪異之事呂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

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儀其舊恩也呂為曲

陽非令稱師古曰公善也曲陽之名非善稱也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

眉力子都樊崇等呂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

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

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收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

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張樂崑崙度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

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山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論矣復

巨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巨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

生之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體化日變故曰日新予其饗哉欲巨誑耀百姓銷解

盜賊眾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鹿皮冠

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

子都等黨眾滯多師古曰滯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

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暉擊蠻夷若豆等大傅犧叔

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

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巨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

十取一練帛皆輸長安令公卿巨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

巨不次之位言便宜者巨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首集其

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師古曰翮本曰

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

名皆拜為理軍賜巨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

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歛誘呼嘗至塞下脅

將詣長安強立巨為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加之始欲誘

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

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豪街一胡人耳師古曰豪街蠻夷館

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輿者時見為

出車城西橫殿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數諫不從著

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巨風諫莽師古曰風讀曰

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巨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

乃策允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
畏天威不用詔命兒很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兒古貌字也兒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為善而固持其

所見不懷執異心非沮軍議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

伯印師古曰印者印之組歸故郡曰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

奏郡縣訾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訾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曰況忠言憂國進爵

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訾之青徐民多奔鄉里流亡老弱死道

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

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

瀕師古曰昭如海名也瀕瀕也音頻又音賓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曰大車四馬建虎

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曰鐵箸食此皇天所曰輔新室也願陛

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

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曰視百蠻師古曰視音目示鎮安天下博意欲曰

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今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佑我致霸王徵博下獄曰

非所宜言奔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

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

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謹也須待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

姓震懼道路曰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

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

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曰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適音適也音厄反見音胡電反曰正于理

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

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未如勺

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

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

之形

也

也

也

也

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

百官名曰非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晉

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兩或三應協於易弧矢之利曰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為弧

言所立將率以合此意木弓曰弛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於是置

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

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

且十輩師古曰傳音張倉無見穀師古曰見謂見在也呂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

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

壬午舖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古曰列風列風之風予甚弁焉予甚栗

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撫手也言驚懼也伏念一旬迷廼解矣師古曰先言列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舜納十

大麓列風雷雨不以為言也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二子也遷音仙莽收汝南

臨國維揚為統義揚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曰為公其後

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維揚為統謂據王中為新室統也宜為

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摯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

皇后婕妤乘輦餘者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師古曰晉說

非也此直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何謂板輿乎見王路堂者張

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又曰皇后被疾臨且

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列風毀王

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

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

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

得瑞呂僊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褒主大主也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

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迫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呂禮義登陽上遷

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

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音千故反莽追也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惟即位

呂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

飢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鮮音先踐反耗音火到反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

陽王幾呂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冀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

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匣中者師古曰匣讀也音狎出自樹立外

堂上師古曰樹堅也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呂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斯赤

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

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

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墮乏宗

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

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圖波浪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

古曰晉說非也黃圖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

惟玉食予將新築焉於是遂管長安城南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

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首下更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

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崔發

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師古曰文縟文也縟繁也音辱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

示且令萬世之後無呂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呂望

法度筭及吏民呂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壞徹城西

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

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材瓦呂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

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

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

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師古曰墮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

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威禰昭

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福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

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研即今所謂櫨也櫨音盧飾曰金銀瑀

文師古曰瑀字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功費數百鉅

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曰誅莽師古曰馬適姓

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曰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於上

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

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曰來常安六鄉

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音乎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曰

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獫未絕焚江湖海澤麻

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痛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

今復一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曰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

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

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

入為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保甲也太傅平晏死曰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

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褻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橐瓦

器師古曰藉橐去蒲弱也瓦器以瓦為食器又曰歷遺公卿師古曰曰瓦器盛食遺公卿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

自下車曰象刑赭幡汚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莽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齊同此操行也論語爾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封尊為平化侯是

時南郡張霸江夏李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

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眾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塾為池師古曰塾也音丁念反

二年正月曰州牧位三公刺舉急解師古曰解讀曰解更置牧監副秩元士

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

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曰莽數殺其子弟泣失明

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

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情國師公女師古曰情音諱反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

白衣會臨喜曰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

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

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

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

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

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

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鞞師古曰說讀曰悅

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

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已臨為太子有列風之

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

厭祐師古曰厭音反天年順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

一葉反 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參為大將軍安病死初莽為侯

聖代謙琴音所林反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秩生男臣女畢開明生

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之令自出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說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莽

為起家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曰招來其賤屬猶皇子不可曰弃

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師古曰友愛也宜及春夏加

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除之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師古曰友愛也功脩公匡為功建公畢

女致神僊莽於是道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師古曰友愛也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

更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與卜者王況謀况謂焉

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郎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

人膺文師古曰膺也音子全反又感漢高廟神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

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擊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桃

之楮鞭鞭之也楮亦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死敵報怨復續古先四

甲也或言黃帝時建華蓋曰登僊莽乃造華萬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不受

瑤羽葆師古曰瑤讀曰爪謂蓋弓頭為爪形載曰祕機四輪車服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

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輓車非僊物也見故曰祕機也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

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曰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

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

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錄祿殺救關東大饑蝗民犯

候氣變曰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車兒女子步曰鐵瑣琅

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言言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為賊害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

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賊不能克軍師放縱

使民弃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曰窮工商李氏為輔欲厭之師古曰

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曰慰天下又

不知星事從惜起惜亦自殺是月新遷王

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與增

女捷皆留新都國曰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通所生子女莽求其尸葬之

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然無肯降者

章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旨備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

封爵於是曰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

為睦脩任捷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

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

曰新室即位曰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

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

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

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越請曰促江中劉信

猶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居高寢師古曰從此年壘之兵士於高廟寢

州牧賜名聖師古曰其舊名以山儀服虔曰諸夏人姓也莽曰為

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為劉氏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

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

行師古曰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

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

如亂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

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

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

陽每一郡巨百萬數欲巨擊匈奴秋隕霜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

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

當其頸傳詣鍾官巨十萬數師古曰限當長鑿

依其秋定古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說符侯崔發阿缺取容

百姓重困師古曰重莽巨王况織言判是當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

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

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巨百姓怨非故六筮非匡所

獨造莽厭眾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初四方皆巨飢寒窮愁起為盜賊

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宣稱巨人從事三老祭

酒師古曰曾謂曰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曰闕盡也隨日諸

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

諭其故師古曰不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為賊所獲

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巨為誣罔因下書責七

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巨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

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督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

傳宰士師古曰傳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師古曰數

賊曰巨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

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曰六謂穿牆為盜也今乃結謀連黨

百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

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

而妄曰飢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

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

十八百上四萬餘人授百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

師古曰糜音也以求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况自劾奏莽讓况師古曰讓責也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

兵也厥旱之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之軍與同科也况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

自以為憂者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百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

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

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

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音戈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百救斷

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讀曰供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服也將率又不能躬率吏

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師古曰寢漸也前幸蒙赦令賊欲解

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

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百多之故也今

雒陽百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

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亡百威視遠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宜急選牧尹

百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

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

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

盡徵還乘傳諸使者百休息郡縣委任臣况百二州盜賊必平定

之莽畏惡况陰為發代遣使者賜况璽書使者至見况因令代監

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曰五采毛為龍文衣者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

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曰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

書曰夫二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

者繼空續乏曰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曰伯皆讀曰霸惟常安御道多曰所近

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

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皆下更反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合止宿也

疑曰火自燎為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笑令腹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曰

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曰二年終

冬絕滅霸駁之橋欲曰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

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科條也音巴力反

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曰施仁也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

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儀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

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匡丹於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

長老歎曰是為泣軍莽曰惟陽九之院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

霜蝗飢饉薦臻師古曰薦臻曰荐荐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

今使東嶽大師特進襄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

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曰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

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師古曰之往也

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

安兆黎矣師古曰黎眾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

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

填音竹刃反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師古曰薄與善同

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師古曰薄與善同猶恐未

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

莽所作師古曰辜擯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如今豪吏猾民辜而擯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

犯者得師古曰辜擯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易不云虜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象辭也言損上書云言之

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言艾讀曰又又治也吝虜羣公可不憂哉師古曰吝者歎息之言是時下

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

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

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

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

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賞捕擊莽曰天下穀貴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為

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

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食讀曰飲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先

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曰省費

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曰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

梁飣肉羹持入視莽師古曰視讀曰示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

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反也廉丹王匡攻拔

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

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

廉丹曰為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

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

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關

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犇賊皆戰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莽傷之下

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謂發取也音

呼哀哉賜諡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徒釣反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訶譟師古曰忽謂怠忘也譟羣呼也音先到反爲狂刀所害烏

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

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

填南宮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

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殿師古曰霸昌觀之殿也三輔黃圖曰在城外也亡其黃鉞

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

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

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首下更反除井田奴婢山澤六

筭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

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

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

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

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

賊且滅莽差呂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呂爲助兵擊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

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識讀與幟同音忒志反

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諡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

莽亦心怪呂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

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

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

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

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

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

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

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

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讀曰示迺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

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二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巨萬

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

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

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執執弓鞬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

子所御帶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禰之前鞬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焉鞬音獨封皇后父謀為和平侯拜為寧

始將軍謀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

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即靜字也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風

即穀風辛丑異之官日也異為風為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

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禮曰承天之慶萬福

無疆師古曰禮之祝詞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

豐茂庶草蕃殖師古曰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

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

漢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

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

胡虜逆與泊南棘虜若豆蓋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與匈奴單于名也泊及也若豆蓋遷蠻犍之名也言伯升已

下子蓋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

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

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師古曰亟急也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宰同音

莊客反下亦放此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

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眾迫措前隊醜虜明告曰生

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眾迫措前隊醜虜明告曰生

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

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呂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

西擊則逆賊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

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師古曰剝截也音子小反遣七公幹士隗

躡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躡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

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躡定陵師古曰二縣之名也躡音一扇反莽聞之愈恐遣

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

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顯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

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已遣邑多齎珍

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師古曰視讀曰示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

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

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

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一八公論曰一公縱兵圍昆陽

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師古曰亟急也彼破城自定矣邑曰百

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喋後舞顧不快邪

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

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也可如兵法使得逸出已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

發鄴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師古曰輕易之也易音亦反自將萬餘人

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反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逆與漢兵戰不利大

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天風

蜚瓦師古曰蜚古飛字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譁師古曰譁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師古曰言戰懼甚

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

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適會公卿

已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已視羣臣師古曰視讀曰示

命明學勇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於莽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

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臣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

士西門君惠君惠姓天文識記為涉言星字掃官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曰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

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為言天人事東方必

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者曰酒師古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母洛海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官衛伊休

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召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林侯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

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忠曰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

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曰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請兵都肄師古曰肄亦也肄音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

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覺輝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

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謙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

莽欲曰厭凶師古曰厭當也音一葉反使虎賁曰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盛呂竹器

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誑謀反未發覺

者收忠宗族呂醇醢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

皆自殺莽呂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其誅伊休

侯疊又呂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

散大夫後日殿中鈎盾士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露承盛也

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

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

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諱邑與計

議師古曰諱音呼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眾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巨

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變反我年老母適子師古曰適讀曰

欲傳邑曰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曰為大司馬大長秋

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

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瀧又音悶嘗飲酒曰鰕魚師古曰鰕音但下亦類此鰕魚也音電

請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性好時日小數及事逆

急豈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不憲曰毋使民復思也又曰

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染之變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號將至曰歲宿甲木為助將軍右庚

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

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

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隗西之縣曰兄子隗顯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

安定卒正王旬并其眾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

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時析宰將兵數千

屯鄴亭備武關師古曰鄴音口堯反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

請降盡得其眾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

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

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已厭之師古

古

曰同禮亦宜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孫唯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同人九五爻辭號咷哭也咷音逃宜呼嗟告天曰求

救莽自知敗逃奔羣臣至兩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以天下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

日之眾及設會者皆稱莽為皇帝莽亦自稱皇帝及能誦策文者除曰為郎至五千餘人遣莽將軍九人皆曰虎為號號曰九虎將

北軍屯於東內其妻子官中曰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萬尚有六十萬賈黃明劍眉滅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萬長樂

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皆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

寧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

意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閩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閩鄉姑聞同作姑邪道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能王況詣闕歸死莽

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八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離北渭口也翬音暉鄧曄開武關迎

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十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引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

李松遣偏將軍韓昌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非追奔逐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遇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大

姓櫟陽申楊下拜王莽率眾隨憲屬縣釐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釐屬右扶風釐讀與

師古曰其人姓櫟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蓋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姓屠門名少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已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

前漢九十九

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

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

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

謀將度渭橋皆散走謀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

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

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

城門人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師古曰

曰行音下更反王邑王林王巡薨暉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

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燬亡二日巳酉

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並和師古曰眾羣行謹而自相和也和音手臥反燒作

室門斧敬法闕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闕小門也謂斧斫之也諱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諱音火故反

其下宮人婦女譏諱曰當奈何時莽紺袍服師古曰諱古啼字也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袍純也純為紺服也袍音均又弋旬日時

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

拔莽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邪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和新

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

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

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

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諱曰反虜王

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眾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

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言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平薨暉王巡戰

死莽入室下舖時眾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

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竇就故大行

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師古曰陬隅也

音子侯反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

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鬻切千段也公竇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

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官乘其車服六日癸丑

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呂王憲得璽綬不輒上

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

擊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或切食其舌莽楊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

格死仁將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

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

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

皆封為侯大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訖宛斬之嚴尤陳茂敗

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篡位美

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

稱尊號尤茂降之呂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

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就發學詩建

至發將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就發命不願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呂徇史謀王延

王林王吳趙闓亦皆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

斬王莽又擄宮三輔點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

下師古曰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

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官府藏完

具獨未央宮燒燬莽一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

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

十萬長安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

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

師古曰艾讀曰艾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呂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

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

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

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故贊引之

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

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呂成篡

盜之禍

師古曰肆放也極也

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

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呂黃虞復出也迺始

恣睢奮其威詐

師古曰睢音呼季反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師古曰滔漫也

毒流諸夏亂延

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呂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

師古曰蹶然衆

口愁貌也皆五音反

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

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丘壘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

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呂立私

議莽誦六藝呂文姦言

師古曰呂六經之事文飾姦言

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

氣非命之運

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

紫色擿聲餘分閏位

應劭曰紫色閏色擿邪

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擿者樂之浮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擿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收此贊擿聲為蠅聲引詩匪雛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

王之驅除云爾

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呂待聖人也

款傳第七十一

師古曰自叙以後分爲下卷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菅中而虎

乳之師古曰菅雲菅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菅中獸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

收之菅與夢同並音莫風反又音莫鳳反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樺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師古曰穀讀如本字又音乃苟反於音鳥樺字或作

音塗故名穀於樺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曰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秦

之滅楚遷晉代之閒因氏焉師古曰遂以班爲姓始皇之末班壹避陸於樓煩

師古曰陸古地字樓煩鴈門之縣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

時曰財雄邊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爲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

歲曰壽終故北方多曰壹爲字者師古曰馬邑人轟壹之類也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傳壹字爲懿非也壹生孺

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曰茂材爲長子

令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

都尉者師古曰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婕妤

致仕就第賞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

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張晏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

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師古曰鄉讀曰鄉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

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統絳之

間非其好也管灼曰白綺之襦水統之絳也師古曰統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

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

李群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報私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殺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

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師古曰傳音張懸反并奉

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拜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

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

恩者師古曰請召也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師古曰酒食之具也供音居用反執子孫禮郡中益弛

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齒為諸父尊之如師故曰父師迺召屬縣

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分部收捕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及它隱伏旬日盡得

郡中震與咸稱神明師古曰與古栗字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

祖冢有詔太守都尉召下會師古曰同赴其所因召宗族各召親疎加恩施

散數百金北州已為榮長老紀焉師古曰紀記也道病中風師古曰中傷也為風所傷既至已

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受其秩俸而在家自養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

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李奇曰元后成帝母進侍者李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

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師古曰眠古視字自大將

軍薨後師古曰王鳳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

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

滿栝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

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舉者

浮以大白於是公乘談笑大噱師古曰笑字也噱噱笑聲也音其畧時乘輿幄坐

張畫屏風師古曰坐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曰伯新起數目

禮之師古曰目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庾伯對曰書云

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所謂眾惡歸之

不知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上曰苟不

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曰告去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

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紂于比干而去紂其誥曰用沈酗于酒用式號式譁大雅所曰

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譁醉酒號呼以書為夜也流連言作詩之

之入也譁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

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放等不懌師古曰懌稍自引起更衣因

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

表官各耳庭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開顏色瘦黑師古曰開班侍中本

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曰輔聖德師古曰比類宜遣富平侯

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曰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奏富

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

尚未效張晏曰謂上所宜班侍中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序如淳曰富平侯張

默然不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

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如淳曰兩師皆

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

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

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許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

賢良方正曰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

每奏事師古曰於每奏校書之事旃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群下曰選受詔進讀羣書師古曰於天子前讀書上器其能賜曰祕

書之副時書不布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群下自東平思王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旃獲賜祕書明見寵異曰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

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旃獲賜祕書明見寵異旃亦早卒有子

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

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師古曰盾讀曰允百官表云詹事之屬官漢書儀云秩四百石主徵巡宮中穉獨

不敢荅師古曰言其慎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

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旃而弟畜穉師古曰事旃如兄遇穉如弟旃之卒也修總

麻賻贈甚厚師古曰送終者布帛曰賻車馬曰賻賻音附賻音芳風反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

文致太平師古曰言欲日文教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而穉無所

上師古曰不稱符瑞及歌頌琅邪太守公孫闓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

至兩郡諷吏民師古曰遺言祥應而隱除災告而劾闓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

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劾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

哀也師古曰班婕妤有賢德故哀閱其家闓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

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

咎師古曰罹遭也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曰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師古曰論天子之過失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師古曰肆極也故自帝師安昌

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

莫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

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

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曰駭譏趙李亦無閒云師古曰雖谷永嘗有此言而意

專在趙李耳自餘劉向之徒又皆不論班氏也問非也音居竟反

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

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曰下莫不造

門師古曰造至也音下到反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相生欲借其書

師古曰宿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曰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然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

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不絀聖人之罔師古曰絀讀與柱同聖人謂周孔也不黷齠君之餌應劭曰餌音六畜之畜師古曰餌古嗅字也餌謂爵祿君所召

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音薑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

蹄處為躅師古曰躅音丈欲反

為自眩曜師古曰言用老子莊周之道何為但欲以名自眩曜耳眩音州縣之縣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

髮髯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師古曰匍音扶恐似此類故不進

不與其善師古曰言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

言父誨舉其字耳

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眾招

輯英俊師古曰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

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師古曰黜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

世然後廼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師古曰將承運迭興在

於一人也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

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別為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師古曰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

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音工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

而不根於民師古曰言無據接是言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

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

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

四方求民之莫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其明監察眾國求人所定而授之今民皆謳吟

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

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

鹿劉季逐而拮之師古曰拮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虐既感蹠言又愍狂

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曰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

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曰命禹師古曰事見論語泉于稷契咸佐唐虞師古曰

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唐

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曰章赤帝之符由是言

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業之業師古曰象古累字然

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

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不為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曰為適遭暴亂得奮其

曰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也李善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本玉說是也悲夫此世所曰多亂臣賊子者

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師古曰隸賤隸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壞之餘曰褻儋石解在劇通

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

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隗會

竊其權柄師古曰隗亦遭也音維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

亨醢分裂師古曰質銀也伏於銀上而斬之也銀音竹林反又況么膺尚不及數子鄭氏曰膺音麼小也音灼曰此骨偏膺之

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棄梳之

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桑即薄樞所謂析也梳梁上短柱也桑音節字亦或作節梳音之說反斗筭之子不秉帝王

之重師古曰斗筭言小器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筭音山交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不勝

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

家婦而世貧賤師古曰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呂兵屬人師古曰屬委也音欲反事成少

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呂寧王陵之母亦見項

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

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

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呂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

侯夫呂匹婦之明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

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

事處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

王之分決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師古曰王命論叙高祖之德及班氏漢書敘目所稱引事皆具見本二曰體貌多奇異三

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呂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

赴師古曰嚮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

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師古曰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斷音丁喚反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音必曰不立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

舉此高祖之大略所呂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

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師古曰任謂懷任也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

而多靈有異於眾是呂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

東游已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師古曰厭音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蕭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

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

瑞不同斯度劉德曰厭當也師古曰音一涉反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師古曰味貪也外不量

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係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

之誅師古曰鈇音方工反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願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覦音冀視音論距逐鹿之警說審神

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咲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冀則福祚

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躡終不寤迺避隱於河西師古曰隗古地名

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師古曰每舉茂材為徐令曰病

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加不合師古曰如往也不苟得祿故所往之處不合其意學不

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師古曰謂年二十也

作幽通之賦曰致命遂志劉德曰致極也陳古凶性命遂明已之志其辭曰系高項之玄冑兮

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系連也冑緒也言已高陽顓頊之連緒也顓頊系凱風而蟬

蛻兮雉朔野曰颺聲應劭曰凱風南風也朔北方也言先祖自楚遷北若蟬之蛻也皇十

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應劭曰上紀漢十世也張晏曰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

也管灼曰皇漢皇也巨曰天而泯夏兮考邁愍曰行謠應劭曰巨王莽字巨君也張晏曰彪

漫也言不畏天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班終保已而貽則兮卑上仁之所廬師古曰廬言其父

遭時濁亂道自安終遺盛法而處仁者所居也論語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

必濟師古曰固自言美前人之餘業窮則獨善達能兼濟也濟合韻音子齊反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師古曰

曰眇眇細微也圯毀也固自言孤弱懼將毀絕先之跡無階路以自成豈余身之足殉兮偉世業之可懷師古曰殉營也偉字

與違同違是也懷思也偉音于非反靖潛處曰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

庶斯言之不玷師古曰拾音負拾之拾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鬼煒煒

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髮髯張晏曰幽人神

人也師古曰髮見也音也撫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師古曰撫執取也言入峻谷者當攀葛藟可以免於顛墜猶處時俗

者當據道義然後得用自立故設此喻託以夢也藟葛藟也一說物所寤而仰思兮心

蒙蒙猶未察孟康曰物所早也覺寤思念未明其吉凶也師古曰物音忽斯音欣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曰

臆對應劭曰黃帝善占夢久遠無從得問準其識書以音求其象也曰乘高而選神兮

道遐通而不迷師古曰登山見神故曰乘高也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曰

為綬應劭曰周南國風其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綬之師古曰樛木下垂之木也綬安也樛音居虬反纒音力追反蓋惴惴之臨深

也

兮乃二雅之所祇師古曰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惴恐懼之貌也小

備音之既諄爾曰吉象兮又申之曰惴戒師古曰諄告也惴明也盍盍晉曰道

群兮辰修忽其不再服虔曰盍何不也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何不早進任以及輩承

靈訓其虛徐兮屹盤桓而且俟孟康曰虛徐懷疑也張惟天墜之無窮兮

蠱生民之晦在晉灼曰蠱古鮮字也應劭曰晦無幾也師古曰墜古地紛屯直與蹇

連兮何艱多而智寡孟康曰世艱難多智者少故遇禍也師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辭曰

延反連音 上而主寤而後拔兮豈群黎之所御師古曰黎衆也言上聖之人猶遇紛

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孟康曰御迎也昆兄也衛

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師古曰謂管仲射桓

雍造怨而先賞兮子繇應劭曰栗

惠而被戮師古曰雍雍齒也丁桌取弔于迨吉兮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栗

倚伏師古曰畔亂貌也回亢轉旋之意也叟老人稱也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馬無故去入

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禠而內逼應劭曰單單豹也靜居其所

吹中蘇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

得師古曰吹古聿字也蘇古和字也冉口也曰中和之道可以庶溺招路曰從已兮謂

孔氏猶未可安怡怡而不葩兮卒隕身虜世既鄧

今顧覆醢其何補師古曰禮記曰孔子哭于路於中庭既哭進使游聖門而靡救

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師古曰論語

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繁而靈茂師古曰柢本也靈盛也靈善也言草木本

根氣強則枝葉盛而善美人之先祖有大

盜賊言于路稟行行之性其凶必也所以免為於亂盜者賴聞道於孔子也

其死然又稱于路曰君子尚勇乎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

為覆醢無

所補蓋

音胡

浪反

其死然又稱于路曰君子尚勇乎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

盜賊言于路稟行行之性其凶必也所以免為於亂盜者賴聞道於孔子也

為覆醢無

功德則胤緒亦蕃昌也音 恐同蝻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二也師古曰慶發語辭

丁計反茂合韻音莫口反 莊子云因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歟景曰吾口有待而然吾所持

又有待而然賦言景之行止皆隨於形草木枝葉各稟根柢人之餘慶資以積善亦猶此也 黎

淳耀于高辛兮芊彊大於南汜 應劭曰黎楚之先也醇美也高辛帝嚳之號芊楚

先耀故其後嗣霸有楚國於南方也汜江水 羸取威於百儀兮美禾支虐三止應

之別也音祀邵南之詩曰江有汜芊音弭 六國也美齊姓也止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禮也 既仁得其信然

今印天路而同軌 師古曰仁得謂求仁而得仁印讀曰仰 東公虐而殲仁兮王

合位虐三五 應劭曰東公紂也殲蓋也王武王也欲合五位三所即國語歲日月星辰之所

歲在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杓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項之所建

也我姬氏出自天龍又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

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為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正以經緯也王欲合是

五位三所而用之五位謂歲日月辰星也三所謂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正以經緯也 我

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 孟康曰伯管文公也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

女謂驪姬也烈酷也孝謂太子申生也伯讀曰霸言 發還師曰成性兮重醉行而自

耦 師古曰發武王名也性命也武王初觀兵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子曰

也耦合也又公初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文公 震鱗禁于夏庭兮市三

欲安之齊姜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後遂反國與時會也 正而滅周 應劭曰易震為龍鱗蟲之長也鱗沫也師古曰謂褒姒也

今彌五辟而成災 應劭曰易辟為難羽蟲也宣帝時未央宮路於殿中雌雉 翼羽化于宣宮

而世短兮實冥而不周 劉德曰實遠也周至也 肯仍物而鬼諫兮迺窮

宙而達幽 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諫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由能 媯巢姜於孺

筮今日算祀于挈龜 應劭曰周宣王牧人夢衆魚與瓶旒之祥而中興曹伯陽國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

於銘謠 應劭曰周宣王牧人夢衆魚與瓶旒之祥而中興曹伯陽國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

野井定公名宋即位而驕衛靈公 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應劭曰妣

地得石椁其銘曰靈公遂以為謚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

原而分流 師古曰大道混壹歸於自然人 神先心已定命兮命隨行已消息

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 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惡而羸縮 師古曰幹

已定命矣然亦隨其所行以致禍福

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

已定命矣然亦隨其所行以致禍福

之生各有遭遇不能必濟免於困厄各隨其所逢以致羸虧也

三樂同於一體今雖移盈然不忒孟康曰晉大夫子盈書賢而覆履屨惡而害盈也師古曰樂書樂武子也履樂行子也盈樂懷子也春秋左氏傳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氏子樂屨汰虐以其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屨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屨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其後至襄公二十一年終為范宣子所逐而出奔楚目楚適齊二十三年自齊入于晉晉人遂滅樂氏也

洞參差其紛錯今斯眾兆之所惑師古曰眾兆兆庶也周賈盪而貢

憤兮齊死生與既福孟康曰莊周賈誼也貢感也憤亂也抗爽言曰矯情兮信

畏犧而忌服孟康曰莊周不欲為犧牛賈誼惡忌服鳥也師古曰抗舉也爽所貴聖人

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師古曰斷誼謂以誼斷之斷音丁喚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

而不避師古曰言富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則君子不居死亡人之所惡處得其節則君子不避也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輜德

而無累師古曰孔甚也輜輕也言守其約執心不貳舉德至輕無所累感斯為三仁殊可矣詩大雅烝人之福曰德輜如毛人鮮克舉之輜音弋九反又音猶

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師古曰三仁紂賢臣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論語又稱逸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賦言微子箕子比干以行各異而並稱仁木語又稱逸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賦言微子箕子比干以行各異而並稱仁木伯夷不義武王伐殷至于不食周粟而死柳下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邦心執乖舛俱有令名

偃息曰蕃魏兮申重繭曰存荆師古曰不段下木也客居魏魏文侯敬而禮之過其間未嘗不賦也秦欲伐魏或陳曰魏君賢者是

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應劭曰侯維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程正也言人之操行所尚不同立德立言期于不朽亦謂諸葛松栢各有本性譬如松柏並道貞芳此乃古昔賢人以爲正道也論語稱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賦引之觀

天罔之紘覆兮實棊謀而相順應劭曰棊輔也謀誠也相助也師古曰尚書大誥曰天棊謀辭詩大雅蕩之篇曰天生烝人其命匪

助信劉德曰心近也師古曰漢謀也絲道也必古鄰字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論語稱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易上繫辭曰人之所助者信也賦言若能謀聖人之大道有德者必有同志所依履信者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師古曰韶必獲他人之助謨音孽又音莫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有祝明禮修之信而致麟漢封其後爲褒成及紹嘉公係殷後爲一代之客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

氣而入微養游睇而後號兮李虎發而石開師古曰養養由基也楚之善射者游睇流聊也楚王使由基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賈祚于異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賈祚于異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賈祚于異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賈祚于異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賈祚于異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賈祚于異

後操弓而射之猿抱木而號知其必見中也李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李廣也夜遇石以為猛獸而射之中石沒羽也師古曰信合韻音新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師古曰矧況也湛讀曰耽躬親也射者微技猶能精誠感於猿石況立身

而遺形應劭曰自正也觀見也遺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觀大道而文死可也師古曰形已尚可遺忘況外物者哉誼音許元反又音許遠反若胤

彭而偕老兮訴來哲曰通情師古曰彭彭祖也老老聘也言有繼續彭祖之志升職老聘之跡者則可與言至道而通情也亂曰

天造中昧立性命兮應劭曰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師古曰易屯卦象辭曰天造草昧故賦引之復心弘

道惟賢聖兮應劭曰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論語曰人能弘道師古曰復音扶日反渾元運物流不處兮師古曰渾元天地之氣也處止也

係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應劭曰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也師古曰舍置也憂傷天物黍莫痛兮晉灼曰黍沒也言死莫痛於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黍辱也言不達性命自取憂傷為物

志於博學已著述為業或譏已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已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已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

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

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貴得名也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已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師古曰不安之意也

席不煖墨突不黔師古曰孔子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

之上務著作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

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也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曰湛讀曰沈英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善譽內則履道崇德也

響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響被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久也晉灼曰響視也言目厭見其文久矣師古曰尋其下句蓋說是也響音莫限反

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騰風雲師古曰據申也滂停水也塗泥也以龍為喻也滂音一故反又

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師古曰嚮讀曰響見景則駭聞嚮則震合韻音之人反徒樂枕經籍書

紆體衡門師古曰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虛宇宙之外

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已年歲如淳曰恒音直竟之巨師古曰宇宙之對言宏廣也豪芒之內喻纖微也恒音

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劉德曰賈讎也師古曰當已謂及已身尚在猶言當年也賈音古又音工暇反

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師古曰大波曰濤擄布也藻文辭也猶無蒞於殿最師古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

亦優虛主人迫爾而咲曰師古曰迫古攸字也攸咲貌也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

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東南隅謂之突西

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應劭曰七雄秦反六國也師古曰虓音呼交反鬪音呼政反

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師古曰颺讀與揚同其餘焱飛

景附煜雪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師古曰焱疾風也煜雪光貌也煜音干及反雪音下甲反煜又音育當此之時

擗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師古曰擗按也音女角反斷音丁煥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于

金虞卿已顧眄而捐相印也應劭曰魯連齊人也齊圍燕將保於聊城魯連係帛書於矢射與之為陳利害燕將得之泣而自殺魏

新垣衍使不辱秦為帝秦時聞邯鄲為却五十里趙遂曰安趙王曰千金為魯連壽不受魏齊為

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然怒其窮於是解相印開行與本魏公子無忌也李奇曰

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擻而不可聽者

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擻不正之音也師古曰啾發啾小聲而發也投曲趣合曲也感耳動應眾庶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擻非正之聲也

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

子之法也師古曰雖偶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風易俗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師古曰從音于庸反亡命

漂說羈旅騁辭師古曰漂說也音匹遙反商鞅挾三術曰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應劭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也師古曰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師古曰顛

據微乘邪曰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要也據可以激發也朝為榮

華夕而焦瘁師古曰焦音在消反瘁與粹同福不盈眦師古曰眦音不盈也益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凶人

且曰自悔況吉士而是賴師古曰賴利也且功不可曰虛故言不盈昔也成名不可曰偽

立韓設辯曰微君曰行詐曰賈國師古曰賈市賈也音古說難既名也呂不韋劭千金於齒其身適囚秦

貨既貴歟宗亦隧應劭曰賈音商豪之西西雄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呂不韋劭千金於秦立子楚為王封丁萬戶侯以陰事自殺也師古曰呂不韋初見子楚

在道而云此奇貴可居故師氏謂之楚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張晏曰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師古曰浩然純虛之氣也彼豈樂為迂濶哉師古曰酒音所豐反汎也汎音信

道不可已貳也師古曰迂方今大漢酒婦群穢夷險文荒師古曰酒音所豐反汎也汎音信

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師古曰函容也讀與谷同是曰六合之內莫不同原

共流沐浴玄德師古曰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末流也稟印太和枝附葉著師古曰印讀曰仰著音直略反譬猶

少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師古曰殖生也長也毓與育同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

落師古曰苓與零同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師古曰墜也今子處皇

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覩師古曰覩見也音徒歷反欲從旄敦而度高嶽泰山

懷沈濫而測深虜重淵亦未至也應劭曰瀾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側出也

徒各反九音軌賓曰若夫執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開命矣敢問上古之士

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虜主人曰何為其然也

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師古曰訪亦謀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

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師古曰說傳說也解已在前望謂太公望即呂尚也釣於渭水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出非龍非螭非豹非熊乃帝王之輔果遇呂

尚於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邳氏曰力達

音齊寧激也聲激謂叩角所歌也沂音牛斤反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師古曰信合韻

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錄新語曰興鄭氏

言大玄師古曰玄大也深也皆及昔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壺謂之闡

納虜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師古曰亞次也若迺夷抗行於首陽

惠降志於辱仕師古曰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辱仕謂為士師二黜也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復麟也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

壹陽天墜之方師古曰墜占地名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詰之常

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

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

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

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

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

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

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復麟也符合韻音守

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師古曰共讀神也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諸之也言修志委命則明神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賓又不聞蘇氏之璧韞於

荆石師古曰蘇古和字也韞亦藏也音於粉反隨侯之珠藏於蚌蛤師古曰蚌蚌字也音蚌蛤蚌字也音蚌歷世莫

眊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汗

魚龍媒之師古曰應龍龍有翼者潢汗停水也媒謂侮狎之也潢音黃汗音烏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

荒而踈顛蒼也師古曰踈以足踈持也顛顛天也元氣顛汗故曰顛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踈音戰故夫泥蟠而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昔閻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師古曰時閻有時而閻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離婁明

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師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即魯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

千鈞師古曰良王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同馭馭也烏獲壯士也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

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一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

履尊三世張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師古曰乘序謂登至尊之處也飛燕之妖禍成厥妹師古曰燕王母也為傳氏傳僭恣自末

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師古曰馮昭儀中山孝子后也為王莽所滅惠張景薄武

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師古曰乍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后

怨咎若茲如何不恪師古曰恪敬也述外戚傳第六

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師古曰娠音身遭成之政自諸舅師古曰言成帝貪自逸樂而委政於王氏陽平

作威誅卿宰師古曰謂王商及王章也成都煌煌假非明光師古曰煌煌燦貌曲陽敵敵亦

朱其堂師古曰敵敵氣盛也音許驕反新都九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客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列商辛張晏曰商辛癸紂各辛偽稽黃虞繆稱

典文師古曰稽考也眾怨神怒惡復誅臻張晏曰復周也臻至也十二歲歲星一復莽稱帝

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及古則

凡漢書叙帝皇張晏曰十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百官表準天地統陰陽張晏曰

曰準天地天文志也統關元極步三光張晏曰關元也元始也極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分

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窮人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百今大表萬方謂郊祀緯

六經綴道綱張晏曰執總百氏贊篇章師古曰百氏贊也西維故通古今張晏曰包全

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也

所說凡又傳第七十

叙傳第七十下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固曰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師古曰德為故曰巍巍乎其有成

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此篇論諸載漢紹堯運曰建帝業至於六世

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武帝時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

項之列太初曰後闕而不錄故採纂前記綴輯所聞師古曰纂與撰曰

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

其行事勞貫五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為春秋考紀表志

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叙曰師古曰自皇矣漢祖曰

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叙目耳史遷則云為其事作其本紀其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改言述

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叙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

述漢書之事乃呼為漢書述失之遠

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疑怪乎

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

師古曰纂與撰

師古曰自皇矣漢祖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

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善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

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

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不用義帝要換

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西土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悅皆宅心高祖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係此懷民師古曰係

安也懷人懷德之人也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

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呂敗劉德曰罔無也顧念也顯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者徒念王莽

呂以至於敗亡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日躬帥下日德農不供貢臯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之說上不見貢也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墓合韻音謨我德如風民應如少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也故引以為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師古曰登成也述文紀第四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比族言敵之惡壞其族類是楚七國亦然克伐七國王室日定匪

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師古曰甲令即景紀令甲也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師古曰曄曄盛貌也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熙與也載事也謀於眾

賢誰能任用故能興其事業也作起也厥作伊何百蠻是攘師古曰攘師古曰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恢廣也

博大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劉德曰迪進也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

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張晏曰改正謂從建寅之月也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叡實聰如淳曰壽音暢應幼曰壽張誑也臯人斯得

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鄧展曰夤敬也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是也於是時也

敦虞書舜典曰敷納以言敷陳也謂有陳言者則納而用之柔遠能邇燁燁威靈師古曰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柔

充善龍荒慕朔莫不來庭孟康曰謂白龍堆荒服沙幕也師古曰龍反不顯祖烈尚

龍荒慕朔莫不來庭

反

龍荒慕朔莫不來庭

反

反

反

反

於有成師古曰不大也烈業也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明柔克謂人雖有高明之度而當執柔乃能成德也叙言元帝有柔克之姿也賓禮

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故老謂高爵廣德也優繇謂寬容也亮直謂朱雲也繇讀與由同外割禁園內損御服離

宮不衛山陵不邑張晏曰不徒民苦縣也闕尹之品穢我明德如淳曰任弘恭石顯使為政以病其治也師古曰謂

宦人為闕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日王奄閉門者尹正也此與疵同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趙朝政在王師古曰趙謂趙皇后及昭儀也王謂外家王鳳王音等述成

紀第十 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師古曰允信也

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盭威神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忿孝成之時權在臣下故自盭持其威神也盭執取也其手從手彫落洪支

底劇鼎臣服虔曰彫落洪支廢退王氏也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晉灼曰劇刑也師古曰劇者厚刑謂重誅也音握服言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應劭曰以董賢為屋下失其義也

述哀紀第十一功也易大過卦棟橈凶言以小材而為棟梁不堪其任至於折橈而凶也師古曰橈變美貌亮助也尚書舜典曰黃亮天功故引之也橈曲也音女教反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師古曰造成也造家造又謂予小子遭家不造故引之也

自號寧衡而無周公伊尹之忠也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師古曰茂合韻音莫口反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師古曰贊功佐命之功也奕大也述高惠高

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師古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應劭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也言宰相外戚

昭躋見戒張晏曰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前漢一百下

昭躋見戒張晏曰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前漢一百下

漢通於秦有革有因劉德曰猶舉僚職並列其人晉灼曰猶音麗猶之猶師古

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起於初九之一也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劉德曰秒未芒也忽蜘蛛網細

音也師古曰秒音抄其字從禾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師古曰解在禮樂志度量權衡歷算

迥出師古曰迥古倣也倣所也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歷也壹彼壹此庶研

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樂也取易象制禮作樂師古曰易象曰上天下澤履雷出地奮豫故具引其文先

王觀象爻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涵涵紛紛師古曰言上風

既流下人則化也涵涵流移也紛紛雜亂也涵音莫踐反略存大綱曰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劉德曰震下離上噬嗑利用獄雷電取象天威也師古曰易象辭曰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故引之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昔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

也周書出刑曰告爾詳刑吳孫狙詐申商酷烈師古曰狙音干豫反濞章九法太宗改作張晏曰改除肉刑也

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

引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

摧引也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趨也推音居舉反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禮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季季

末淫祀營信巫史鄧展曰營惑也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應劭曰僭時秦文公造四時

祭天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放誕之徒緣間而起師古曰謂方士言神仙之術也瞻前顧後正

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

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各徵也降應王政景巨燭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

象三季之後厥事放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

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適叙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洛書即洪範九疇也師古曰庖庖犧也適古攸字

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

五行志第七

坤作陸執高下九則張晏曰易曰地執坤劉德曰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師古曰陸古地字易象曰地執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高下謂地形也

自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師古曰變和也疆理謂立封疆而統理之三代

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晉灼曰刻音剗削之略表山川彰其

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師古曰四載解在溝洫志唯河為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

南涯服虔曰河竭而尚亡移亦河移徙也如淳曰秦始自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服虔曰本

文墮棗野武作瓠歌服虔曰墮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張晏曰武帝親臨悼功不成而作歌成有平年

後遂滂沱劉德曰成帝治河已平改元曰河平元年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虞夏書契後作師古曰虞讀與伏同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

正樂師古曰纂與撰同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六學既登遭世罔弘

群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騰馳也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

司籍九流已別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爰著目錄略序洪烈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述藝

文志第十

上媪下暴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引此言者謂秦胡亥之時勝廣燹

起梁籍扇烈師古曰飛火曰燹扇扇也烈猛也言陳勝初起而項羽益盛也燹音必遙反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

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已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逐秦拊翼俱起應劭曰逐逃也師古曰逐古避字也拊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

擊其翼而鳴也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師古曰言反相吞噬也耳諫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

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枯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復起若髡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

楊生華曷惟其舊

應劭曰易云枯楊生華暫貴之意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也師古曰枯楊生華大過卦九五爻辭也舊合韻音曰

橫雖雄

材伏于海鳴沐浴戶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

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

人從死言今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

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二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

張晏曰吳芮為番陽令在江湖之間尹士也

雲起龍

襄化為侯王

師古曰襄舉也割有齊楚跨制淮梁

張晏曰韓信前王齊徒楚英布王淮南彭越王梁也縮自同

閉鎮我北疆

應劭曰閉音扞盧縮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為閉師古曰左氏傳云高其閉閤舊通語耳非專楚也

德薄位尊非胙惟

殃吳克忠信胤嗣廼長迹韓彭英盧天傳第四

張晏曰劉賈晚乃從軍也晉灼曰廩無幾也師古曰賈廣從旅為鎮淮楚二說皆非也廩古以為勦字言賈從軍有勦勞也

澤王琅

邪權激諸呂渾之受吳疆土踰矩

師古曰矩法制也

雖戒東南終用齊斧

斧馘斧也以整齊天下也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斧於吳也師古曰易云喪其齊斧故引以為辭

述荆燕吳傳第五

師古曰詩衛風去伯兮今揭今部風又曰仲氏任只此亭方論高祖兄

太上四子伯兮仲氏王代斡宅于楚

師古曰楚王戊為薄太后服姦刑東海郡遂與吳伯及仲故引二

其在京奕世宗正

師古曰正合韻音征劬勞下室用矣陽成子政博學二世

成名

師古曰謂劉德劉向劉歆俱有名聞

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誦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

張晏曰申意於上將上將樊噲也欲以十萬眾橫行向奴中布曰噲

可斬也時議臣皆怨師古曰信讀曰申

樂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

李奇曰魯人愛田叔死送之以金布貴樂布為生立社

田叔傳第七

述季布樂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

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

濟北後承我國

張晏曰濟北王志吳楚反後徙上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城陽菑川武帝乃割臨菑環悼惠王家以與菑川今奉祀也師古曰適讀曰

趙

趙

述高五王傳第八

師古曰趙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

劉德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勸高祖且

鎮守關中足食

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葺

師古曰葺改也言曹參為相守靜無為一遵蕭何約

師古曰葺改也言曹參為相守靜無為一遵蕭何約

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葺

師古曰葺改也言曹參為相守靜無為一遵蕭何約

東不變
改也
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

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劉德曰襲秦惟始圖折武關解皖鴻門師古曰圖折武

武關說令為疑兵又嚼秦將推齊銷印師古曰與驅同越彭越也信亦韓信

招實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師古曰擾斃范亡項走狄

擒韓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師古曰安國廷爭致仕

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勲述張陳王周傳第

十

舞陽鼓刀滕公殿騶師古曰鼓刀賴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

天衢師古曰述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師古曰志記也謂多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

犯上千色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蓋謂廣阿之廩食厥舊德張晏曰任教也更

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蓋謂故安執節責通請錯楚塞帝臣匪躬之故

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

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呂張師古曰

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呂文李奇曰作新語也

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師古曰論語稱顏

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呂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師古曰

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二雄是敗覆鄴騎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師古曰

師古曰論語稱顏

師古曰論語稱顏

師古曰論語稱顏

師古曰論語稱顏

師古曰論語稱顏

師古曰論語稱顏

師古曰論語稱顏

曰言五被初不從王反王繫其父母乃進邪謀終以遇害也之惡引以充躬罔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叙言江充息夫躬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云還遇之也非謂寤也詩小雅小宛之篇

宜爾子孫天天伸伸師古曰詩周南螽斯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解孔

慶社于齊不言動民鄧展曰慶為齊相齊為立社也衛直周張淑慎其

身師古曰衛詩燕燕之篇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淑善也引此詩言以美四人也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師古曰代孝王參及梁孝王武梁懷王揖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師古曰折謂天也孝亦謂

內為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霽牛既告妖

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師古曰庸用也用親親之道故分梁為五國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王次子明

德不堪寵四支不傳晉灼曰子父母之四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孝王支子四人封為王者

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師古曰矯矯高舉之貌也合韻音驕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

三代是據建設藩屏曰強守國師古曰國合韻音御吳楚合從賴誼之慮師古曰勳文帝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師古曰爰盜字絲此加子者子是嘉稱以偶句耳檻轡正席顯陳成敗師古曰檻執取

錯之瑣材智小謀大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既如

發機先寇受害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錯已誅死述爰盜朝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曰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張晏曰矯辭以免魏尚也師古曰張說非也矯正也正言其事長

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古曰淮南王謀反憚黯正直武帝不冠不見黯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也

莊之推賢於茲為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午榮午辱如樞也自下摩上惟德之隅師古曰詩

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用成

師古曰擬謂柔
擬也音式延反

安國壯趾王恢兵首

孟康曰易壯于趾征凶安國臨當為丞相
隨車蹇後為將多所傷失而變死此為不

宜征行而有凶也師古曰壯于趾大壯初九爻辭也
壯傷也趾足也直謂憶車蹇耳不言不宜征行也
恢也壯趾天命
也謀兵入咎也

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

師古曰言景帝庸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
由文帝之德慶流子孫也慶合韻音卿

魯恭館室江都

師古曰彼韓

趙敬險

師古曰諄謂輕
後也音初教反

中山淫營

師古曰諛辭也一曰佞也
營醜酒也音誅合韻音榮

長沙寂漠

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

如淳曰亮信也聞淮南謀反作戰具守
備後辭及之發病死是為不信於漢朝

四國絕

祀河開賢明

李奇曰臨江家王闕臨江閩王榮膠
西于王端清河哀王乘皆無子國除

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

三王傳第二一三

李廣恟恟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

師古曰北隣
謂匈奴也

躬戰七十遂死

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秦世滅姓蘇武信節不

誑王命

師古曰信
讀曰申

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栢栢上將之元

師古曰栢栢武
貌也元首也

薄伐獫狁恢我朔邊

師古曰
恢廣也

戎車七

征衝輶閑閑

鄧展曰輶兵車名
也師古曰輶音彭

合圍單于北登闕顏票騎冠軍彘勇紛

紘

師古曰如彘之
勇紛紘然盛也

長驅六舉電擊雷震

師古曰六舉凡六出擊匈奴
奴也震合韻音之人反

飲馬翰海封

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

張晏曰祁連山
至祁連山

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

師古曰諸侯
云抑抑密也

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

屬書

師古曰屬
音之欲反

讜言訪對為世純儒

師古曰讜善言也訪對
謂對所訪也讜音黨

述董仲舒傳第

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

師古曰寓寄
也風讀曰諷

多識博物有可

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師古曰蔚文
絲盛也音鬱

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

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
升也金門金馬門也

既登爵位祿賜顯賢

師古曰顯
養也謂引

布衾疎食用儉飭身

師古曰飭整
也績疏救同

上式耕牧呂求其志忠寤明君

迺爵迺試兒生疊疊束髮修學

師古曰疊
疊勉也

借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

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盱忘食

師古曰詩大雅下武之篇曰媚茲一人應疾慎德一人天子也媚愛也此

叙言張湯見愛於武帝

既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

師古曰詩鄘風燕燕之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

淵淵深也塞實也謂其德既實且深也此叙言子孺亦有之

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

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

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

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

師古曰倫類也言異其本類

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

李奇曰李廣利胡殺之以其血塗社也師古曰釁者以血祭耳非塗

也致死為福每生作旤

師古曰旤每貪也張騫致死也師古曰每貪也張騫致死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

十一

易呼史遷薰胥巨刑

管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

編也言無罪之人過於亂政橫州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叙言史遷因坐李陵債得罪也

幽而發憤迺思迺精

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

師古曰孔明其也

述司馬遷傳第三

十一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

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也師古曰嗣合韻音祥

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

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

師古曰序合韻音似豫反

述武五子傳第三十

三

六世耽耽其欲泚泚

師古曰六者謂武帝也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泚泚耽耽威視之貌也泚泚欲利之貌也耽音丁合反泚音滌今易泚

文武方作是庸四克

音灼曰方並也師古曰言並任文武之臣是用克開四方也

助偃淮南數子之德

不忠其身善謀於國

師古曰淮南謂淮南王安諫武帝不宜興兵討越也

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

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瞻辭談諧倡優

師古曰談音恢

譏苑扞偃正諫舉郵

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

懷肉汙殿

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釐王子

師古曰公孫賀妻衛皇后姊故云內寵也

千秋時發宜春舊任

張晏曰千秋公衛太子寬

發言值時也師古曰宜春侯王訢也

蔽義依霍庶幾

如淳曰若此人等無益於治可為庶幾而已也師古曰蔽初蔽義蔡義

弘惟政

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為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

三十六

王孫羸葬建廼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師古曰逾遠也是謂狂狷蔽近其

衷師古曰衷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言朱雲以上蓋狂狷耳云蔽之操近於中行也衷音竹仲反述楊胡朱梅云傳

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也蓋美子張儀形盛也故引之擁毓孝昭末命導揚

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

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師古曰陰謂覆蔽之稔戾狄孛虔恭忠信師古曰旬

奴休屠王之子故曰狄奕世載德馳于子孫師古曰馳延也音弋豉反述霍光金日磾傳第

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髮貌也音蒲河反巨不濟可

上諭其信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此叙言宣帝令擊西羌充國不從固上屯田之策也武賢父

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愆

曰三愆謂劉向谷永耿育皆訟救湯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傳常鄭甘陳段

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闐下卒變定方遂詐非衛太子也

霍不婚遂遁致仕師古曰遁讀與巡同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

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晉灼曰當言帝時始仕至元帝時以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為知恥師古曰此說非也當為平富也宣彭宣也言廣德平富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

彭宣三人不苟于祿位並為知恥也本傳贊曰薛廣德係懸車之榮平富後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慮失之者矣

四十一

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

乎不可拔也言困于賀湟而不緇禹既黃髮曰德來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

可以染皁緇黑色也言天性潔白者雖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謝近遜

星之中其色不變也緇合韻音側什反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之好應劭曰易曰好遜君子吉言遭憂亂

之世好以和順遜去不離其害也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漢之宗廟叔孫定仍類也

漢華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淳曰造迭毀之義也師古曰漢謀也合韻音慕國之誕章博載其路

述章賢傳第四十三大也謂憲章之大者故廣載之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辟作威言威權者唯人君博陽不

代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博陽不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言著其之德兼神知也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言欲深致神明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人能弘道非其人則不能傳學微術昧或見

仿佛疑殆匪闕違眾迕世師古曰論語解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殆危也謂有疑則闕之也此叙言

淺為尤悔深作敦害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述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

四十五衛士不闕疑殆故遭禍難也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

歸承風帝揚厥聲張見曰受任為右扶風卒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師古曰平讀曰便

尊實趙趙邦家之彥師古曰趙趙材勁貌也音糾章死非臯士

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一說贊進也以文雅自進也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師古曰繫是也音易奚反皆陷狂狷不典

不式師古曰典經也式法也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如淳曰崇為尚書僕射是言責之官也哀帝及傳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

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鄧展曰孫實曲槐定陵侯淳于長也晉灼曰師古曰本傳母將隆在孫實下今此叙云母將孫何是叙誤也

長倩慎慎覲霍不舉蘇林曰慎慎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而見霍光故不得大官也慎音弋於反遇宣迺拔傳元

作輔不圖不慮見躋石許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云昊天疾威不慮不圖也慮思也圖謀也言幽王見天之威不思謀也此叙言望之思

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謀不詳卒為石顯及許史所顛躓也躋音竹二反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御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師古曰馮奉世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也合韻音美舅氏遠蔭幾陷大理師古曰遠蔭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

師古曰敏疾也合韻音美

師古曰遠蔭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

師古曰遠蔭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

師古曰遠蔭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

師古曰遠蔭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

也言淮陽憲王舅張博為誚辭幾陷王
於大罪也遂音渠除幾音鉅依反

楚孝惡疾東平失軌師古曰惡疾謂青
病也軌法則也中山

凶短母歸戎里張晏曰戎氏女
歸戎氏之女也元之二王孫後大宗孟康曰謂
哀平帝昭而不穆

大命更登鄧展曰昭而不穆有父無子張晏曰
大命帝位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永安懷襲古之文學師古曰懷襲盛貌也音弋
叙反學合韻音下教反民具爾瞻困于一司師古曰
詩小雅

此言匡衡失德不終相位故引以為辭耳一司者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追奏石顯揚著先帝
下用傾覆之臣司隸校尉王駿劾奏

衡專地盜土也司合韻音先寺反 安昌貨殖朱雲作棋晉灼曰棋醜也師古曰朱雲
廷言欲斬張禹是為醜惡之
音丘史反述匡張孔馬傳

第五十一 博山惇慎受莽之疚師古曰疚病也孔光後更曲
意從莽之欲以病其德行也述匡張孔馬傳

樂昌篤實不撓不訕遘閔既多是用廢黜師古曰詩鄩柏舟曰遘閔既多受
侮不少遭遇也閔病也謂見病害

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

因用濟身師古曰言傳喜不阿
附傳人后故得免禍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師古曰
鮮

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勿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
可長也故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師古曰

述辭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貌進

不跬步宗為鯨鯢師古曰牛步曰
鯨音空處系反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傳略窺占術述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較而覃思草法纂玄師古曰

潛于篇籍師古曰纂與撰同言止不復
作賦草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謝酌六經放易象論師古曰放音甫
往反論論語也

章厥身師古曰
章明也述楊雄傳第五十七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獷獷
貌也獷音獷又音九永反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

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

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師古曰散謂分派也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叙言人之從政可試而知故引已為辭也泯泯群

黎化成良吏師古曰黎黎衆也言羣衆無知從吏之化而成俗也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

有餘恩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典曾是強圉培克為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強圉曾是培克強圉強梁禦善也培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言其用此人為虐於下也培音平侯反報虐曰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曰威言哀矜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以快答為虐者曰威而誅絕也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人不淫侈細不價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蓋均無貧言為政平均不相侵奪則無貧閭之人也故引之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師古曰詳極也偏上并下荒

殖其貨師古曰殖大也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師古曰殺合韻音所例反矧乃齊民作威

作惠師古曰矧况也齊人齊等之人也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述游俠

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讒人而惡之也此敘亦深疾佞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營惑也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師古曰於歎辭也帝典虞書舜典也載舜命咎繇任士戒之曰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諸夏也於讀曰烏周宣攘

之亦列風雅師古曰攘卻也宗幽既昏淫於褒女師古曰宗幽幽王居宗周也戎敗我驪遂亡

鄴部張晏曰申侯與戎共伐周敗於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

邊境師古曰境合韻音竟至于孝武愛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宣

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王莽竊命是傾是

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師古曰

愛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師古曰柔安也剖符謂封之也皆恃其

咀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

西戎卽序夏后是表

張晏曰表外也禹就叙以爲外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表明也明以德化也

周穆觀兵荒服不

旅

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大戎終十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之是以荒服不陳於廷也

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

誅大宛

鄭氏曰驛驛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騤騤驛驛駉駉馬騤騤公驛驛喻息之貌馬勞則喘此叙言漢遠征西域入馬疲弊也驛音心丹反

姁姁公

主廼女烏孫

孟康曰修音題姁姁揚揚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姁音上支反姁姁好貌也魏詩烏孫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女妻也音乃據反言漢以好女配烏孫也

使命廼通條支之瀕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

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

師古曰詭違也言禍福相違終始不一也

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碌魏

宗文產德

如淳曰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生天下魏豹聞負言不與漢遂禽而死也師古曰碌古隆字

竇后違意考盤于代

而不終

師古曰終繼也

鈞七憂傷孝昭口登上官幼尊類馮厥宗

應劭曰詩云是類是馮禮將征

而告天而祭謂之類告以事類也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馮馮者馬也馬者兵

史弟王

一曰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官后幼尊貴家殃以延逆誅滅也師古曰馮音莫暇反

爾自娛於斯文

師古曰爾靜也安也

